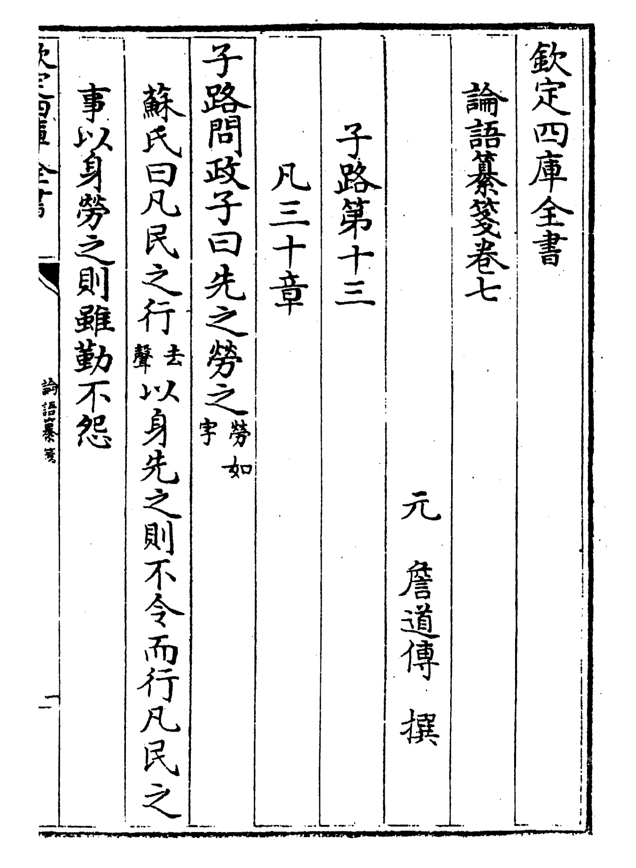


經部



論語纂箋卷七

元　詹道傳　撰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吴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悦矣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

一心可以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父廟曰禰}}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定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也盍歸吾艾豭艾老也豭牡豕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使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井反靈公次子）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哀二年初衛

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

夫（音扶）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

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博物志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

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
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

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魯始祖周公旦文王第四子周公子伯禽封於魯衛始祖康叔封文王少子）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去聲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去聲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

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

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五更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明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

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

去聲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去聲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鬬甚疾蒲人懼出孔子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云云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云云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平聲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音扶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將廉反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

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其所以正名分扶問反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

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險反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上聲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甸反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雖醉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如字也硜克角反

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去聲

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扶又反

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上聲）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反加子曰以別必列反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平聲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毗至反之意 尹氏曰

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如字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去聲惡如字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必列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聲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

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己下同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云云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金氏曰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於未死之前期詞也則已死之後斷詞也然字喚起下文便見尚德之意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𦫵春秋傳作澆五弔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去聲康所誅 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𦫵及豷𦫵多力能陸地行舟使𦫵帥師滅斟尋殺夏帝相 左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有窮遂亡 禹平

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_{時戰反}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_{后稷名棄生於姜嫄舜封於邰别姓姬氏傳國至文王凡十六世}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賛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_{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音時之忠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神旨反犢之愛操為之改容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稿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平聲）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左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〇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丸蒲澤名也

大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左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壬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懼乃立昭王　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都於鄀音若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在呂反止之史記孔子厄於陳蔡昭王興師

迎孔子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王武王百里之國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子弟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有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見大學或問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尼篇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或問管仲子産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産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大夫劉向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又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註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形甸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

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如字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加曰字者既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

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

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襄二十三年傳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孟莊子之子長曰孺次曰羯其御豐點欲立羯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讐臧氏及孟孫卒公鉏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後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語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

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

此左傳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戍穀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

左莊八年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立公孫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音奚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傳二十六年齊伐我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壹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應劭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按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為兄獨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上書不遜文帝令薄昭與書云周公誅管叔霍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韋昭註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程子斷以子糾為弟者雖有薄昭之言可證亦以春秋書法斷之經書小白係之以齊明其當有國而長矣

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世民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　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閲吾兄弟柰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箋見第五篇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音鐸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胡登反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五月成子殺闞止執公于舒州弒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與同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

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聲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髙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音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

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于眷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史記孔子自陳適衛衛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既聞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反乎衛入蘧伯玉家

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

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反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聲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學而篇不患人之不

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與此為四章則聖人於此一事葢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

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

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

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反如造化之簡易易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平聲足以及此故特語音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

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

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

二語見爾雅釋水文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

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蔡氏模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

屏柱楣鄭氏註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模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

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

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内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六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

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此體信達順之道　禮運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　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　音存據　也俟

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　古註夷踞蹲踞即坐也禮揖人

必進其位令原壤聞孔子來乃伸兩足箕踞以待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纂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纂箋卷八至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戴　璵

論語纂箋卷八

元　詹道傳　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

道之君也復扶又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葢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説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喻之曰

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音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為州黨見第六篇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記曲禮離

坐離立毋往參焉言與我相參也衡軛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直路反己而已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而一邊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_{壯里反}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_{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家語困誓篇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

弔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死而尸諫可不謂直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上聲）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襄十四年衛獻公與孫文子甯惠子有隙文子告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寗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寗喜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楊

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别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反）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云云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金氏曰此括云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古歷也沈冬為亥子丑春為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語錄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塊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

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叢說又詳經世書戌會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又生天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益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葢始異其制也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去聲敗金氏曰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葢飾以金玉者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䝉救反前後有旒音流黄帝以來葢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註曰世本

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葢以木為榦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又按叢說天子之冕旒用十二及九七五三而玉皆十二諸侯而下各隨其命數九命則九旒九玉八命則八旒八玉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

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葢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葢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下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

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聲相戒飭音勑意葢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葢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古注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又淮南子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音潮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

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榦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

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言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去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没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没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與平聲

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毁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葢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閒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平聲之今亡亡無適矣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聲而言蓋雖細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上聲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葢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音洛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

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葢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内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去聲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歴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

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葢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上聲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葢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

有　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徧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去聲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以為齊論以

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庸即墉古文也不成國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反之衛

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作十三年　左哀十一年冉有與齊戰有功史記世家哀三年季桓子病遺言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哀七年與齊戰於郎克之鐵峯曰二子仕季氏大略相去十五年然左傳史載二子事歲月不同當以左傳為据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是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王制孟子為三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一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當詳之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魯自襄公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其五國民不盡屬公矣昭五年舍中軍則四分公室季氏獨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得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

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音紀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葢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虎刼公於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楊氏戰楊氏敗楊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引以出入于雖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垂尹反正作盾戈戟也蕭牆屏音丙也語錄問蕭牆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如是否　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屏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敬曰蕭牆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左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

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脣會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去聲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箋見第六篇　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見前章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箋見第三篇）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

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扶問反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

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悦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

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音竈)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此句出楊

子法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見形甸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茍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顔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顔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四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驂 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坂縣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葢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王大寔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男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纂箋卷八